

疫情淌過美國的大學校園

江嵐

時間即將進入三月，課程進入這學期春假之前的最後一堂課。我給學生們發放期中考試的複習材料，一邊問：「你們這一週有什麼特別打算？」

一大半回答「打工」，其餘的要「睡覺」。「總之不會認真做功課，」我翻一個白眼，打趣他們。「不管你們做什麼，不要進城，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Coronavirus 還是挺可怕的，要當心一點。」

「好的，教授，您也是！春假愉快！」他們答應著，陸續離開教室。

我心裡明白他們不會真的「當心」——連我自己都不會。當時紐約及周邊各州都沒有發現病例，感覺上病毒遠著呢，不必過度緊張。

美國東北部的範圍裡，我們大學的春假放得最早，正好方便了我帶上老二，去走訪錄取了她的那幾所大學。2月29日，我們母女按原計劃出發。接下來的數天裡，我們在路上，「Coronavirus」也向我們漸漸逼近的路上。

3月1日，紐約州宣佈出現第一例確診 COVID-19 病例，患者是居住在紐約市曼哈頓區的 39 歲女性。3月3日，第二起病例得到確認，患者是一名家住 West Chester 郡的律師。等我們回到家，紐約州的病例數量已增加到 11 起。3月6日，上午才報告增加到 33 例，新確診病例都與 West Chester 那位律師的行蹤有關；到下午這個數位便上升到 44 例，而且擴散到長島和其他郡縣。

購物恐慌從這個時候起開始蔓延。口罩肯定是到處都沒有了，消毒用酒精、洗手液也缺貨，奇怪的是面巾紙沒人要，廁紙卻告了急。囤積廁紙來做什麼？這種奇怪的現象惹出了心理學專家的恐慌心理分析，也推出了大量和廁紙有關的段子。大部分民眾依然覺得這只不過比流感稍微強悍一點兒的病毒，沒有必要趕著囤貨備疫。

3月8號，星期天晚上，校長辦公室的疫情主題郵件按時進來了。學校網站上已有專門的頁面提供權威資訊更新和防控指南，校長辦公室每天通過郵件發佈即時資訊。今夜這一封的主要內容，繼續強調校方「正在密切關注與新型冠狀病毒 COVID-19 的所有發展情況」，第一次提請教授們認真考慮調整教學方案，以應對可能出現的「疫情緊急狀態」，儘管此時校園及周邊地區尚未發現任何病例。「改變課程設定為時過早」。

大學所在的新澤西州，情況沒有我家所在的紐約州嚴重。我對這封郵件的解讀十分簡單：春假結束了，關閉了一周的鬧鐘該打開了，照常上課去。3月9號晚上，紐約州長 Cuomo 宣佈全州進入緊急狀態，並認為白宮到此時仍然對疫情防控漫不經心，公開和

總統針鋒相對。3月10日一早，我開車去學校的路上，新澤西州的州長也正式宣佈該州進入緊急狀態。

校園裡並不見什麼異樣。講完課，我特地留出幾分鐘，告訴學生們留意疫情的發展情況，我們的課程有可能要移到網上。學生們聳聳肩，無一例外地表示「不會吧」，「沒那麼緊張」。Andrea 平時在超市裡打工，說起人們這兩天如何瘋狂囤貨，囤的又都是哪些貨，網路流行的新段子顯然更能讓學生們興奮：

「這個病毒為什麼叫'corona'? 很多人以為喝了 corona 啤酒就感染 corona 病毒! 」

「看這個:'淡定! 將一瓶 corona。'」

「還有，'買一箱 corona 送廁紙一卷! 」

「想不想知道人們為什麼要囤積廁紙? 哈哈——因為'只要有一個人打噴嚏，周圍至少一百個人屁滾尿流! 」

「澳大利亞有家首飾店推出櫥窗特賣，一卷廁紙 3999 美金，附送一克拉鑽戒一個! 」

「好了! 這個病毒很狡猾，也很危險，不能太掉以輕心! 這些天要時刻留意學校的通知! 」我忍住笑，打斷了他們。「除了今天的家庭作業，第二部分的期中複習材料也在'黑板'裡，別忘了 17 號期中考試! 」

收拾好東西走出去，才到樓梯口，和我共用那間教室的 Donald 教授追上來，請我慢走一步，幫他把一段視屏文檔放上「黑板」系統。站在講臺的操作臺旁邊，看著我移動滑鼠的動作，這位犯罪心理學的老教授多少有點兒不好意思:「其實挺簡單的吧? 我就是找不到上載連結..... 」

「黑板」系統是一個網路教學平臺，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大規模入駐各高校內網。不僅持續更新，該公司還與合作院校聯合，鋪開各種主題的培訓，線上線下，每個學期都有。但校方從未強制性要求教授們必須使用這個網路平臺。因為軟體再「先進」，虛擬課堂再「便捷」，也不過是教學手段之一種。只要教授們能夠保證學生們學有所得，則教學目標達成，與教學手段是「傳統」抑或「當代」，「落後」抑或「先進」，並沒有實質性的關聯。

所以校園裡和 Donald 教授一樣，幾乎「科技休克」的老派人並不罕見。他們承認科技進步帶來的各種便利，但不太願意讓這些進步科技去擾亂，或者改變他們早就習以為常的生活、工作和教學模式。他們的手機只有接電話和發簡訊的功能，不管學生們手中的智慧手機有多少時髦的 APP；他們規定學生必須用大部頭的教科書，不管網上有多少

個電子版本可供下載；他們登記考勤、收發作業、計算成績的方式，和幾十年前教他們的教授並沒有顯著差別。

實際上，美國網路課程最普遍的應用領域在商業培訓領域，不在各級校園裡。因為從培養人才的角度講，真實的課堂和校園所提供的人文環境，是網路虛擬課堂不可能複製的。普通高校裡的網路課程，要麼針對在職讀書的夜校學生，要麼不正式計入學分，「網路大學」這種詞彙相當程度上不過是「非正規」的禮貌說法。

當天下午，傳來 Cuomo 州長宣佈將 West Chester 全郡劃為疫情監管區(Containment Area)從即日起到 3 月 25 日限制通行的消息。麻省的哈佛大學、新澤西的普林斯頓相繼發佈正式消息，要求他們的學生春假之後留在家裡，課程轉入網上進行，返校時間另行通知。眼看著瀰漫起山雨欲來的味道，我們學校也會往這個方向去嗎？如果是，我自己準備好了嗎？Donald 他們這些老派教授們又該怎麼辦呢？

到了晚上將近 10 點光景，家裡的電話和我的手機同時鈴聲大作，我們本地學區通知各中小學從次日起停課一周，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居家避疫。次日，即 3 月 11 日，一大早 Cuomo 州長宣佈全紐約州公立中小學自即日起停課一周。下午三點多，我的學校決定 12 號、13 號兩天暫停所有課堂面授，教授和學生們不必到校，是否保持原計劃的教學進度，由任課教授自行決定。校園周邊仍未發現病例，各級行政人員照常上班。

13 號，我是有課的。我當即發信通知學生們，把當天的課程移到網上。我的這些課程，多年來一直利用「黑板」系統完成一系列教輔工作，現在只是需要全部轉移上網，我以為只要稍作調整，我和學生們都不難應付。

可事實很快證明我過於樂觀。13 號上午的原定上課時間裡，只有三名學生和我同步在「黑板」系統上。我有一點生氣，給學生們群發了一封很嚴肅的郵件，強調「停課並不是放假」，沒能及時上網的學生統統被我標註了「缺席」，兼課堂作業零分。

過了一夜，缺席學生的郵件陸續進來，解釋：沒辦法上網；學校內網登錄故障；臨時加班，時間對不上；「黑板」系統裡的課程內容顯示不完整；沒有印表機，無法列印下載作業題……這些平時根本構不成理由的瑣碎，此時卻既合情又合理，我要怎麼處理？學校新的通知又將網課延期到 3 月 25 號，我是要原諒他們這一次，下不為例？還是要把高標準嚴要求貫徹一周？！

正糾結著，系主任打電話來，告訴我 14 號下午系裡安排了一場如何上好網課的培訓。「我知道這種臨時通知會打亂你的時間安排，又是星期六，」主任說。「你有教育技術學的背景，也不一定要參加。」

我趕緊回答，我會去參加的。「教育技術學」作為一個專門學科，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來，技術更新和理論研究同步發展，近幾年間尤其迅猛，新技術、新軟體令人目不暇給。我腦子裡的那點兒知識早已過時，正應該趁此機會好好更新一下。再說，和同事們見面聊一聊，或許能碰撞出一點兒額外的靈感火花呢？

典型的早春天氣，乍暖還寒，校園裡有洋水仙等不及地開了。四處不見往日裡來去匆匆的師生們，教學樓前的大電子顯示螢幕猶自不斷變化著色彩和畫面，顯得有種令人悵悵然的寂寥和冷清。

圖書館樓下的電教室裡，有不少同事已經到了。大學裡的文學系，向來名正言順地灑滿浪漫氣息，更何況我們這種外國語言文學系，在文學的浪漫之外還有那麼多法國風情、義大利情調彩?! 就說平常見面吧，一般人不外乎揮揮手「Hi」一聲，頂多握握手，我們系裡不是。大家見面肯定要先握手、再抱一抱、還要親一下，這天也不例外——成了自然的習慣哪裡這麼容易說改就能改? 哦，疫情期間，大家保持「社交距離」? 可以啊，我們先握了手、抱過親過，再隔三、四個位子坐下來就好了。

我在這樣的氣氛裡隨波逐流，想著遠在太平洋的那一端，數以千計的人用生命證明瞭的，那個叫做 COVID-19 的病毒之兇險之陰鷲，想著此時尚未走出疫情陰霾的武漢和中國大陸，真是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連嘆氣都不是。

培訓開始。兩位 IT 部門的技術員，一位負責在臺上邊演示、邊講解、邊答疑，另一位則穿梭在教授們當中手把手地教。說來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相信，那天的培訓進行了一半，我們當中還有教授無法登錄學校的內網，只因面前那台電腦是學校圖書館裡公用的，不是他私人的。

兩個小時的培訓，我的確學到不少技術上的新東西。可上網課如何監督學生出勤率，如何保證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教學效果，如何防止學生考試作弊..... 等等我所困惑所糾結的問題，並沒有得到明確答案。同事們此時迫於客觀情況必須全方位調整教學方案，倉促之間，人人自顧不暇，哪裡有什麼實戰經驗能夠和我分享？

我們系主任，那個哈佛大學出身，一向治學嚴謹的老學者，反反復復強調的只有一條：和學生們的所有往來聯繫必須經過學校內網，千萬不要用私人郵箱或者其他社交軟體帳號! 分手的時候，他站在門口逐一和我們道別，一次次九十度鞠躬：「對不起! 要辛苦大家了! 眼下的特殊情況真的令人很無奈，對不起! 」

看來，大家自力更生，各自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到了。

3月15號這個星期天，是白宮發起的「全國祈禱日」。整個上午，從東部時區開始，美國全境無分教派，所有教堂的線上集體平安禱告陸續進行，平常激烈的價值觀對立退居二線。我們學校是耶穌會院校聯合會(Association of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；簡稱:AJCU)旗下的高校之一，教職員工和學生們當中都有大量的天主教信徒，也都在神父的帶領下參與了禱告。下午，法語教授 Mario Maximous 給我們大家發來一篇長文，題為「Please do a bad job of putting your course online (請搞砸你的網課)」。

這個標題太挑戰我的認知水準了，而且他開篇第一句話就是「我絕對是認真的」。認真讀下去，全文生動緊湊，切中當前「停課不停學」的集體焦慮，當然也切中了我心中的一系列困惑：

「我絕對是認真的。

被要求將本學期剩餘課程部分或全部上網的，我的同事們！是時候把這件事情搞砸了。因為你的課程本不是所謂「網課」，你的教學物件並非事先準備好「在線拿學位」的學生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這點課程內容眼下不是他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生活重心！放下你的高標準、高期待值吧，因為這才是疫情中最有助於學生們的態度。

如果你正在鑽研網路教學法，或剛發現某個超級好用的線上教學工具，請停下來。先問問你自己：我真的很在意這些嗎？（——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。不然你怎麼沒有更早地主動去學呢？）還是我想證明我具有團隊精神？（——你的確有，但不要讓你的大學去利用這一點。）或者是我試圖通過做一些「正常的事情」，以圖在疫情中自我安慰？（——如果你是，那拜託你把個人精力用在更有意義的地方，比如去照顧那些因公立學校關閉而餓肚子的貧困孩子。）

當你必須將課堂轉移到網上，請牢記以下若干事實：

- 一、 你的學生們對網路技術的瞭解比你想像中的少。儘管他們是數字時代的孩子，比你年輕；
- 二、 他們將使用手機上網。手機的流量有限，他們需要節省有限的流量用於比你的網上講座更重要的資訊；
- 三、 學生們沒有擁有私人電腦、高速 WIFI、印表機或掃描器或相機..... 的義務。無論他們是否擁有這些設備，都不需要向你彙報。即便有，他們也必須和同樣在家上班或上課的其他家庭成員分享這些設備。

四、 還有許多人將更忙，工作時間更長，比如護士、員警、消防員、清潔工。隨著疫情逐日嚴重，所有人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。你的學生可能需要照顧那些還在上班的親戚朋友或年幼的弟妹。他們能夠做功課的時間極可能更少，而不是更多。

五、 你的一些學生可能會生病，或者需要去照顧那些生了病的人。

六、 「保持社交距離」這種事直接危害心理健康，同時助長家庭暴力。

七、 很多學生和他們的家庭成員將面臨失業。

以上這些因素(我祈禱不要有更多了)每一項都意味著，你的學生今天遭遇著比功課重要得多的挑戰。所以，當你開始在線授課，請不要追求「完美」，不必做得「太好」，教學上不要嘗試做「更多」。不要苛求學生和你同步上網。不論出於什麼理由，你的學生們都不應該被要求在特定時間裡出現在你的線上課堂裡；放寬作業/測驗/考試的提交限制，給學生們留出更充裕的時間；不要使用在線監考，不要強迫學生在考試或測驗期間錄像，這是對他們隱私權的根本侵犯。如果某個學生讓你懷疑他/她請人代考，當作個案單獨處理就好.....

這位資深教授用一長串的「不要」，所表述的核心意思其實不是真的去把網課都「搞砸」，而是提醒我們要充分體諒學生們以及他們的家庭，在這個非常時期裡可能面臨的實際困難。作為他們的教授，「你更應該是一個最好的傾聽者，盡量為他們提供各種說明。」 Maximou 教授最後總結。「當他們能夠專注於學業，你的課程對他們來說很重要，但現在不一樣了。請不要覺得你或你的課程被輕視，將來他們找你寫畢業推薦信的時候，不要因此給他們穿小鞋。」

我對「停課不停學」只不過是將課堂轉移上網的想像，被這篇文章徹底顛覆。再一次意識到，一個教授的職業責任感誠然立足於「教書」，卻絕不能僅限於「教書」，更在於說明和引導學生們，去應付複雜多變的現實世界。面對如此嚴峻的疫情壓力，不能企圖去簡單照搬傳統課堂裡的教學方案和要求。

幾乎同時，全美國高校智慧檔案管理系統 Interfolio 也推出了馬裡蘭州 Loyola University 的教育管理學教授 Roman Goings 的一篇文章，他面向全美高校同事呼籲的內容也是一樣的主題。「那些被迫離開校園，被迫和他們的同學好友以及所有人'保持社交距離'的學生們，可能會焦慮，可能很累，可能在他們父母的家中無所適從，」他說。「請適當降低你的課業要求，這個時候，你的學生不需要你誨人不倦。」

當晚，我回到「黑板」系統，把 13 號標註的那些缺席和零分去掉，通知這幾名學生延長那一次課堂作業的提交時間。前幾天的糾結和焦慮解開，心裏輕鬆很多，處理餘下的教學素材的思路反而活泛起來了。

3 月 16 日，我們學校所有課程完成上網轉移。到晚上，新澤西州長宣佈該州各級校園強制關閉，我們的校園當然也在其中。過去一周裡堅守崗位的行政人員都改為網上值班，學生宿舍也要全部清空了。原定只有一周的停課時間延長，這個春季學期餘下的教學活動都將在網上進行。

此後數天裡，紐約州的確診人數直線飆升，成為全美國不僅病例最多，而且數量上遠遠超過其餘各州的重災區。新澤西緊隨其後，情況也一點兒都不樂觀。到 3 月 24 號，紐約州的確診病例已有 25000 人，死亡人數增加到 210 人；新澤西州確診 3675 人，死亡 44 人。下午，我們院長發起全院教授網路連線會議。和過去任何一次會議都不一樣，這一次沒有預設主題，只是針對現狀，讓大家交流應急經驗，發現並解決問題。

全院的教授到了一大半，我的電腦螢幕上各種膚色發色，各種口音，男男女女上百個人頭。讓我覺得慶幸的是，至少在眼下看起來，不僅我自己和我的學生們是安全而健康的，同事們和他們的學生們也沒有人被病毒感染。此時，我自己的網課已經講過好幾次，完成了期中考試，我和學生們都漸入平穩而有規律的在線交流，所以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疑問，只是安靜地聽著大家發言。

和普通的課堂相比，網課中師生之間、學生彼此之間的互動效果大幅度減弱。教授們課前準備、上課講解、課後答疑，每一個階段的環節都碎片化了，佔用的時間比平時多得多，可是沒有人訴苦，沒有人抱怨。一個個舉手發言，有條不紊，全是關於網路施教過程中的課堂管理、師生互動、階段性習得檢測手段等方面的話題。最讓我吃驚的就是老 Donald 教授了，他居然說：

「如果有必要錄製講解內容的話，網上的專家們都介紹說每一次音訊不要超過 5 分鐘，但我發現學生們完全可以接受更長時間的音訊。20 分鐘肯定沒問題…… 嗯，使用視頻的話，YouTube 有自動生成隱藏字幕的功能，對我們這些文科課程特別管用……」

我瞠目結舌。一個犯罪心理學老教授的智商可不是開玩笑的啊，說學會就學會了！當疫情猝不及防地淌過我們的校園，也許網上授課很難達到線下真實的課堂裡，教師與學生們面對面的綜合效果，課業的要求或許必須適當降低，但我們的師德並沒有打折扣。又或許，當病毒迫使我們以「停課不停學」這麼極端的手段去應對，到後來會激發

起一部分師生探索虛擬課堂的熱情，反過來促使軟體技術迅速更新，為教育資訊化、普惠化的發展大大加一把油呢？

作者簡介

江嵐，博士，加拿大籍。現執教於美國高校，業餘寫作，已發表各類體裁作品逾兩百萬字，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曾先後多次獲獎，代表作品被收入海外華文文學選本計39種。出版有短篇小說集《故事中的女人》，長篇小說《合歡牡丹》。編著「新世紀海外女作家叢書」十二冊。現為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兼外聯部主任；加拿大華文學會副主任委員；海外女作家協會終身會員。

身份證:加拿大護照，號碼:GF954096

地址: 63 Greenwich Ave. Central Valley , NY 10917 , USA

電話:001-845-282-6163

微信號:1207896954

電子郵箱: lanjiang6954@foxmail.com